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　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後漢紀卷二十

晉 袁宏 撰

孝質皇帝紀 桓帝附

永嘉元年春二月戊戌帝崩于玉堂是時徐揚州盜賊起太后畏懼欲徵諸國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弱乃天下之君也今日崩亡百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不舉哀耶昔始皇崩于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詐定璽書以賜扶蘇歛裹尸載鮑魚二千餘里近

安帝崩於葉阿母王聖耿珍閻顯等遂倍濟陰更議平原載尸驅馳還宫乃發北鄉侯覺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隱秘卒有孫程手刃之變三主崩没臣子掩盖日不移晷旋受大禍此天下之至忌不可之至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時清河王蒜年二十餘最有名德大臣歸心固意欲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明德付以政事願將軍審詳大計陳平周勃之引代王霍光安世之立宣帝可以為法初章帝生千乘貞王伉伉生樂

安夷王胡胡生嗣王鴻鴻生建平侯續梁冀欲立幼主而専其權與太后定策禁中丙寅詔曰先帝早棄天下肖嗣幼沖何悟倉卒仍遭不造惟太后定之考人神之誠唯建平侯續幼而岐嶷師傅不煩年已八歲克昌化道形于體貌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其以續為孝順皇帝嗣使使持節迎續於都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於是蘇罷歸國太尉固言於太后曰今東面有事役費方興所有獻陵之役百姓疲矣大行皇帝尚幼可

於憲陵塋中造陵依康陵之制三分減一以舒人力從之太后以頻遭大憂政之大小悉委冢宰是以固得盡心多所匡正數與梁冀違忤由是疎之已未葬孝沖帝于懷陵二月乙酉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匹三月揚州盜賊馬勉自稱皇帝伏誅夏五月丙辰太后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命恭陵為康陵之上追覽前代位第之宜

先後相踰昔定公追順祀禮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六月鮮卑寇代郡殺掠民吏秋九月庚戌太傅趙岐薨冬十二月九江盜賊華蓋自稱黑帝伏誅

本初元年春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洪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以逆感休徵應天前聖所重頃州郡輕慢競逞殘暴陷人於罪民罹其害惡氣傷和以致災眚書曰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養敬始其勅

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寛三月庚申詔曰九江廣陵二郡俱罹冦害殘夷㝡甚民失農業生者飢乏死者委棄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有之今我元元嬰此飢饉方春賑貸掩骼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稟大小口各有差收葬骸骨悉心經營以稱朕意夏四月令將軍以下至六百石遣子詣太學試受業滿歳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次第五人太子舍人六月丁已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

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閏月甲申帝崩于玉堂初帝雖幼知梁冀專權頗以為言冀懼後不免因行鴆毒帝暴不豫太尉固入問疾帝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吐利不可飲水語未絶而崩固號哭欲推醫冀不聽固復欲立清河王蒜與大鴻臚杜喬言之於朝衆皆同焉初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蠡吾侯翼翼生志梁冀以女弟配志徵至京師㑹帝崩冀欲立志逼於李固之議至日暮而不定中常侍曹騰聞之恐夜見大將

軍冀曰將軍累世攝政賔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若立蠡吾侯則富貴可保冀因言太后定策禁中先策免太尉李固

袁宏曰若李固者幾古之善人也將立昏闇先廢李固李固若存則明必建而天下弗違也甞試言之曰夫稱善人者不必無一惡言惡人者不必無一善故惡惡極有時而然善惡不絶善中人皆是也善不絶惡故善人務去其惡惡不絶善故惡人猶貴於善夫然故惡理常

賤而善理常貴今所以為君子者以其秉善理也苟善理常貴則君子之道存也夫善殊積者物逾重義殊多者世逾貴善義之積一人之身耳非有萬物之助而天下莫敢違豈非道存故也古之帝王恐年命不長懼季世之陵遲故辨方設位明其輕重選羣臣之善以為社稷之寄葢取其道存能為天下正嗚呼善人之益豈不大哉於是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誡為司徒太僕袁湯為司空太后詔曰孝質皇帝胤嗣不遂奄忽夭昬以

社稷之重考宗室之賢莫若蠡吾侯志年已十五嘉姿卓茂又近為孝順皇帝嗣庚寅大將軍持節迎于夏門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太尉胡廣録尚書事封帝弟名為都鄉侯悝為蠡吾侯秋九月尊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趙姬曰孝穆皇后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匽姬曰孝崇博園貴人是歲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冀以問掾朱穆穆對曰易稱利涉大川乘木舟虛災異記曰利涉大川濟渡萬民也舟船所以濟渡萬民不絶遊戲船

覆者天誡將軍以為有德宰相當濟渡萬民於難不可長念樂身務游戲而已及帝即位太后臨朝穆素善推災異欲輔道冀以扶王室乃奏記於冀曰宜專心公門庶能斥逐邪惡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稱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天地大驗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脩正守陽摧折陰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行師言時

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誰能傾之穆意欲言宦官恐蕫泄漏之然不能已復附以密記曰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又有小厄當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天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試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有非任者穆

又薦名士种暠欒巴等而其後劉文等謀反事起有黄龍見沛國於是冀以穆龍戰之言爲然乃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髙第爲侍御史穆自以冀故吏數奏記諫曰今宦官俱用水螽爲害而京師之費十倍於前河内一郡嘗調縑素綺縠纔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亡皆虚張户口户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剥公賦重斂二千石長吏遇民如虜或賣用田宅或絶命捶楚大小無聊朝不保暮

又有浮游之人稱矯賈販不良長吏望為驅使令家人詐乗其勢此類交錯不可分别輒以託名尊府結怨取譏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親市人數如此故以為安穏一旦瓦解陳項並起至於土崩近永和之末人有離心興徒發使不復應命懷糧廪兵云當向闕幸頼順烈皇后初政清淨乃獲安寧令民心事勢復更戚戚困於永和撫安之急誠在大將軍先易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減廬第園池之作距絶州郡貢獻内以明己外以觧人

之厄今日行之則今日從矣冀既貪放而復納賂遺承事國家左右宦者與之通為姦利任其子弟賔客以為刺史二千石穆又奏記曰大將軍内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選舉刑賞有干典制輒率公卿詣朝堂案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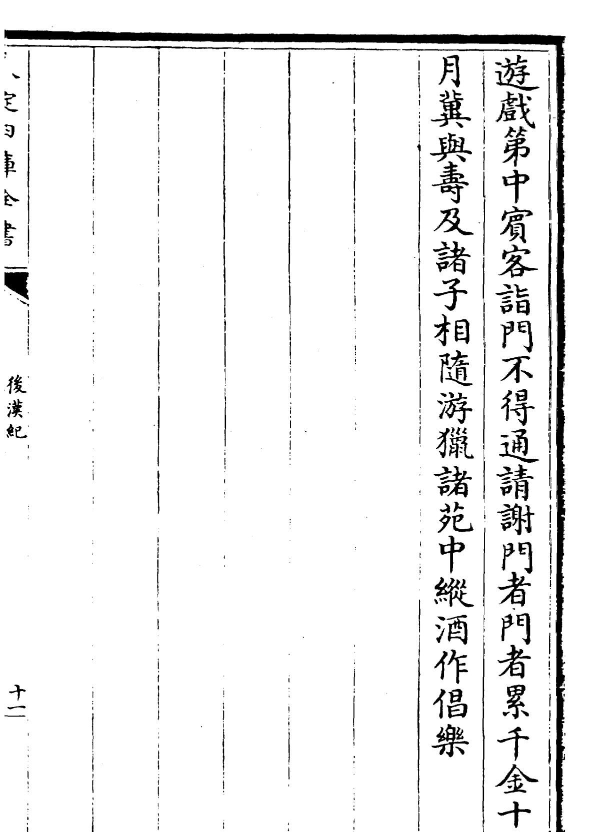
足也餘尚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私毒害流布日夜廣
遠願大將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
度數作趣較然可見如不早悟舟中之人皆敵國也若
以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徵核其實
不可不誠懼有後恨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
可也其言雖切然不甚罪也初大將軍商獻美人於順
帝美人姓友字通期順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
冀即遣客盜通期還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廬常與之

居冀妻孫壽伺冀出即多從倉頭篡通期歸治掠之因言當上書告之冀大恐頓首請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之遂幽閉通期冀復私名往来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知之使其子河南尹徹滅友氏家冀恐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至年十五冀被誅乃出孫壽甚美而善為妖惑性鉗忌能制禦冀冀不敢違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每往来屏御者而私語遂與宮通威振百僚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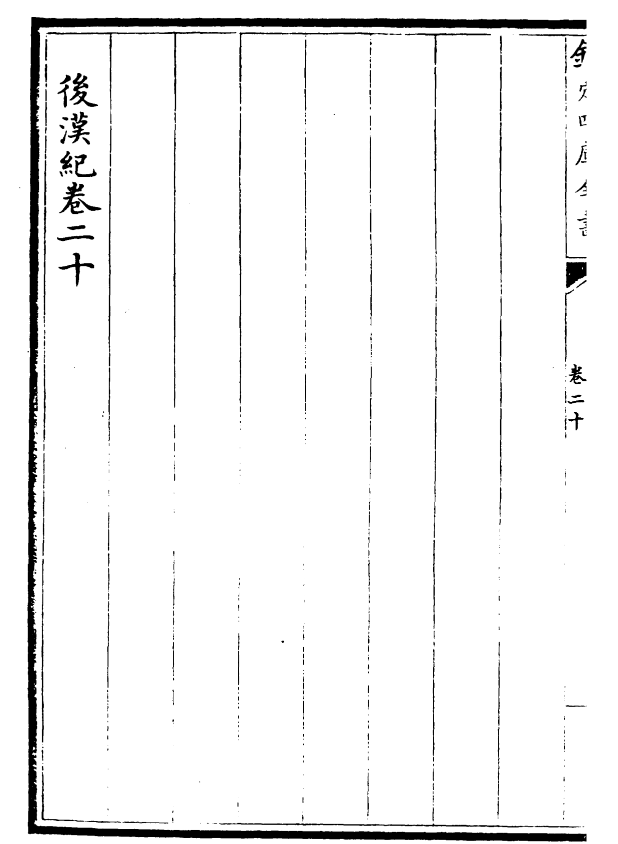
梁在位者外以為謙讓唯孫氏宗親相冒名為侍中中郎校尉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使私客籍屬縣豪富大家被以誹謗之罪閉獄掠笞使出錢自贖不滿意者至於死徙哀號之聲滿天下四方調發貢獻半入冀家先輸上第而乘輿乃問其次又競上禮奉贄及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多遣賔客車騎出塞交通外國致汗血馬竒珍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所使人又乘勢横暴略人妻妾弄人婦女毆撾吏卒

與盜賊無異兾於洛陽城門内起甲第而壽於對街起宅競與兾相髙作陰陽殿連閣通房魚池釣臺梁柱門户銅沓紵漆青瑣丹墀刻鏤為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又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殽窮極工匠之巧積金玉明珠充仞其中起家廬周環亦如之又多規苑囿西到弘農東至滎陽南及魯陽北徑河渠周旋千里諸有山藪丘麓皆樹旗大題云民不得犯又起苑於南城西繚繞數十里大興樓觀發屬縣卒徒繕治數年乃成

移檄發生免刻其毛以為識犯者罪至死又發鷹犬於邊郡部民護送驅羊傳厨其食募人求名馬至數千匹西域嘗有賈客来不知禁誤殺一兔轉相告言死者十餘人又妒害諸梁長者及諸弟不欲令與已同其不疑及蒙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追捕其賔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别第於城西以納姦亡命者賔其中或取良民以為奴婢名曰自賣民至千人因負勢放縱道市莫敢問者冀與壽共乘輦張羽盖飾以金銀



遊戲第中賓客詣門不得通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十月冀與壽及諸子相隨游獵諸苑中縱酒作倡樂



後漢紀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六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一

晉 袁宏 撰

孝桓皇帝紀上

建和元年春正月戊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二月黃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兆地震以定策功益封大將軍梁冀萬戶太尉胡廣為安樂侯司徒趙誡為江南侯司徒袁湯為安國侯六月太尉胡廣以病薨光祿勲杜喬

為太尉秋七月立蠡吾侯悝為渤海王封少府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為西平侯梁冀子胡狗為襄邑侯不疑子馬為潁陰侯冀孫桃為城父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為列侯太尉喬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詳其理也昔桀紂之時非無先王之書折中之臣然下愚難移卒以亡國己然之鑒也陛下越從蕃王飛龍即位應天

順人萬夫側望不急忠賢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讒諛暴興大將軍梁兾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橫見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憤非所為賞必當功罰必有罪也夫有功而不賞則為善失其望姦回而不誅則為惡遂其性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善茍遂斯道非徒傷治殄民為亂而已至於喪身滅國豈不慎哉喬字叔榮河内林慮人也少以孝悌稱歷位尚書九卿皆有名

迹是時梁氏貴盛群臣莫不傾意惟喬直道而行在位
者皆以為不及也八月立皇后梁氏太后之妹也初為
蠡吾侯妃未及成禮而帝即位后入掖庭數月立為皇
后九月京師地震甘陵人劉文謀立清河王蒜為帝蒜
閉門拒文事發覺伏誅貶蒜為尉氏侯徙桂陽郡蒜自
殺冀於是誣太尉杜喬故太尉李固與文通謀喬固皆
下獄固門生勃海王調等十餘人負鈇鑕詣闕理固大
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

郎馬融主爲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示天下人冀怒而起出喬固遂死獄中郡守承旨殺之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父郃爲漢司徒固躭志於學雖三公子嘗自負書千里尋師親給灑埽學行根深無所不貫四方之士自遠而来僉曰復至公輔矣初固二子憲公季公並爲長吏聞策免皆棄官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里固女文姬涕泣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来積德累

仁何故遇此密與二公謀共逃變實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後被郡書二公皆受害王成者固之僕隷也文姬厚為其資以變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其日久矣是以臨危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程杵富貴榮華與君同之成為義士乃將變往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僕賣卜於市陰相往来會赦得免而成病卒變厚葬之四時祭焉變既歸文姬涕泣相對因屏人而言曰先公蹇蹇為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然梁

氏久暴動脅主威令弟幸全血屬豈非天乎宜杜絶衆人慎勿令斥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連主上則禍重至矣燮敬從姊言卒以獲全燮學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尹卒吴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時祐年十二諫恢曰今君逾江湖越五嶺僻在海邊風俗雖陋然多珍玩上為朝廷所疑下為權豪所望此書若成必載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願君少留意

矣恢笑而撫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遂然其意輟而不寫祐年二十喪父服除居無擔石之蓄不受宗人之遺牧豬長羅澤中年四十餘乃為郡吏舉孝廉遷膠東侯相政尚清静以身率下以褒賢賞善為務吏民有以罪過相告訴者祐輒閉閤自責良久然後問之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悌喻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和之自是之後吏民不忍欺十月司徒趙誡為太尉司空袁陽為司徒故太尉胡廣為司空

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徽號庚午大赦天下賜王侯已下金帛各有差四月丙子立都鄉侯子為平原王五月癸丑北宮德陽殿火六月立徑城侯悝為清河王改清河為甘陵七月京師大水十月長平盜賊陳景自號為皇帝子伏誅

三年二月己丑詔曰昔在前代封墓軾閭所以激忠厲俗以光後昆故光禄大夫周舉性侔夷齊直同史魚入參賛納出司京輦有密静之風予欽乃勲將登三事不

幸夙終朕甚惜焉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賜錢千萬以旌素節四月丁卯晦雨肉大如手本志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赤祥雨肉近赤祥也是時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枉誅良臣杜喬李固天下寃之十月太尉趙誡以疾罷太尉司徒袁陽為太尉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巳丑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大禍薦臻欽惟宗廟之重社稷之大爰立明哲將即委授而東南西北醜類未賓故且總攝助理萬機

今悉討除遠慕復子明辟之義其及今辰皇帝稱制二月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乙酉爵大將軍兾夫人為襄城君夏五月庚辰尊匽貴人為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皆如長樂宮故事以蕃后不得至京師居真定五官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四月己丑上微服幸河東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興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名乃者暴風迅疾

殆必有異上天不言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曰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怒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而止自非郊廟鸞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未有私從意志曰般遊諸臣之家降尊亂卑等威無别宿衛守空宫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勸講特蒙光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敢陳其愚大將軍冀怨秉出為扶

風太守初秉侍講以經學見重太常黄瓊以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當冀之時抑而不用十月司空胡廣罷太常黄瓊為司空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上封事靡有所諱舉獨行之士各一人安平崔寔郡舉詣公車稱病不對退而論世事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其患在世承平政漸衰而不改俗漸弊而不悟習亂安危忽不自覺或躭荒嗜欲不恤萬機或悦衆言莫知所從或見信之臣懷寵茍免或踈遠之士言以賤廢

是以綱紀弛而不振智士捐而不用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餘年矣政令刓瀆上下懈怠風俗彫弊人民偽巧百姓顒然復思中興之功矣救世之術豈必堯舜而治哉期於紐絶拯撓去其煩惑而已是以受命之君創制改物中興之主匡時補失昔盤庚遷都以易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守古不達權變苟執所聞忽略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事哉故言事者頗合聖聽於今湏有可採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則闇於時權

其達者則寡於勝負斯賈誼所以見悲於上世也雖使稷契猶不能行其志而况下斯者乎春秋之義量力而舉度德而行令已不能用三代之法故宜以霸道而理之重賞罰明法術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寛之則亂其理然也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致攻故德教者治世之粱肉刑法者救亂之藥石也今以德除殘是猶粱肉治疾也欲望療除其可得乎自數世以来政多恩貸御安轡馬而忘其銜四牡横馳皇路險傾必將鉗

勒鞭撻以救奔敗豈暇鳴鑾從容平路哉

袁宏曰觀崔寔之言未達王霸之道也常試言之夫禮備者德成禮順者情泰德苟成故能儀刑家室化流天下禮苟順故能影響無遺翼宣風化古之聖人知人倫本乎德義萬物由乎化風陶鑄因乎所受訓導在乎對揚崇軌儀於化始必理備而居宗明恭肅以弘治則理盡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順序君唱臣和其至德風教繫乎一人

政化行於四海無犯禮而王迹彰矣及哲王不存禮樂
淩遲風俗自興户皆為政君位且猶未固而况萬物乎
於斯時也臣子自盡之日將守先王之故典則元首有
降替之憂欲修封域之舊職則根本無傾拔之慮故忠
奮之臣推其義心不忍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匡上
之功以畀援尊之事雖失順序之道然效忠之迹也欲
齊王體則異乎承宣之美欲同之不順而終有翼戴之
功故聖人因事作制以通其變而霸名生焉春秋書齊

晉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勲所以括囊盛衰彌綸名教者也夫失仁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以致於霸必出於忠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為忠也推此以觀則王霸之義於是見矣初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議其禮特進安樂侯胡廣太常羊溥司隷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封以附庸司空黄瓊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是以大啓土宇賜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禮此百世未有唯

周公宜之耳蕭何識高祖於泗上霍光輔昭宣於中興
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合食四縣賞賜皆如霍光使
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冀恨之因地動策免瓊丁
亥司空黃瓊以災異策免是月五色大鳥見巳氏時以
為鳳皇本志以政理衰缺梁冀專權皆羽孽之異也
二年正月丙辰京師地震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崩帝舉
哀洛陽西鄉有司奏禮為人後制服有降公卿巳下各
差贈送之禮儀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匽

氏無在位者八月黄龍見句陽又見允衙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十一月丁丑減天下人死罪一等民饑流亡數十萬口詔所在賑給太尉袁湯致仕湯字仲河初為陳留太守褒善叙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户曹吏追録舊聞以為耆舊傳數年甍追贈特進謚曰康侯子成左中郎將逄及隗並

為三公太常胡廣為太尉太僕黄瓊為司徒
二年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三年
喪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各一人潁川荀淑對策譏切貴幸為梁冀所忌出為朗
陵侯相吏民敬愛稱為神君焉淑字季和棄官隱居以
壽終是時潁川鍾皓字季明以德行稱官至林慮長初
皓為本郡功曹西門亭長陳寔未知名皓獨敬異焉皓
初辟公府太守問有誰可代君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

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自是名重海内寔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潁川李膺嘗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之嫂膺之姑也有子曰覲與膺同年而並有令名覲為人好學慕古有進退之行膺祖太尉修常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覲屢被辟命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言告人曰元禮祖父在位諸從並盛又鍾公

之甥故得然乎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為怨本豈其得保身全家

袁宏曰鍾生之言君子之道古之善人内修諸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其狭者正身而不及於物若其立朝為不得已而後明焉事至而應之非司人之短者也如得其情猶復託以藜蒸使過而可得悔失而自新之路長君子道廣而處身之塗全矣末世陵遲㦽否聿興執銓提衡稱量天下之人揚清激

濁繩墨四海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塗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彫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六月乙丑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太尉胡廣免司徒黄瓊為太尉光禄勲尹頌為司徒閏月蜀郡盜賊李伯自稱太初皇帝伏誅

永壽元年正月戊申大赦天下二月司𨼆民饑人民相食詔所在賑給各有差時梁氏威勢傾天下而上無繼

嗣災異數見頻陰人劉陶上疏曰盖人非天地無以寓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手之與足相須而行混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覩之今玄象錯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並興胤嗣仍絶民率流亡昔夏癸由此而縻商辛以斯而喪若不悔寤恐懼將無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爵修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卒有痛於肌膚震

蝕不卒有捐於巳身故蔑三光之錯不畏上天之怒怡民飢之憂忽震裂之變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以彰美祖業克保天祉者也當今忠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在於讒口擅閻樂以咸陽授趙高以車府夫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鴝雉之變周宣用山甫以濟幽厲之荒竊見冀州刺史朱穆烏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絕俗穆前在冀州彈糾豪桀埽滅饕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

不畏彊禦誠無以逾也膺前後歷職正身率下及掌戎馬鎮撫北疆神武揚於朔州彊胡懾於漠北文既俎豆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則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不合久屈閒曹委於草莽臣恐小人道長遂成其敗犯冒天顔言誠非議知必以身脂㓜鑊為海内先笑所學之事將復何恨不學鬼谷之於東齊而習秦儀之於周魏賈王孫於蜀都交猗頓之貨殖如此亦可以示王室之爵置天地之位矣臣

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矣書奏上善其言六月匈奴叛中郎將張渙擊降之太常韓縯為司空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常侍行三年喪七月鮮卑寇雲中

十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癸未大赦天下六月司徒尹頌薨司空韓縯為司徒是時有人上書言人所以貧困者貨輕也欲更鑄錢事下群臣及太學之士時劉陶等在太學議曰

夫讀鑄錢之詔下及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敢懸書象魏聽罪絳闕盖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此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内無耳目之變乃箕子所謂佯愚而對也臣不逹殷人佯愚之慮欲於不問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鮮死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請粗言生民之業夫食者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孫之衣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鍥薄銖兩

輕重哉今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錢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故造鑄錢之端於是乎生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設令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猒之求也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慼天下之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厄此猶養魚於沸鼎之中棲鳥於烈火之上夫火土湯水魚鳥之所生用之不時必也焦爛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

群小競逐呑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大呼則愁怨之人狼跳虎駭響應雲會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不能救此若不早寤恐將及之上從之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京都蝗六月大赦天下丙戌初置博陵郡誅侍中寇榮榮恂之曾孫辯絜自善少與人交以此見害於貴寵榮從兄子尚益陽長公主帝又娶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乃陷榮以

罪宗族遂免歸故郡吏持之急榮懼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榮榮亡命數年會赦令不得免窮困乃亡命山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民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育已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為權門所嫉以臣昏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造作飛章被以臣宗欲使墜於萬仞之坑踐於必死之地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有司承旨

驅逐臣門臣輒奔走本郡没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
横見噬食故冐死詣闕披布肝膽刺史張敬好為諂諛
張設機穽令陛下復興雷霆之怒司隷校尉應奉河南
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三官並驅若赴讎敵威加亡罪罰
及朽骨但未掘壙出骸剖棺露胔耳殘酷之吏不顧無
辜之害欲使聖朝必加罰於臣宗是以不敢觸突天威
而自竄山林以陛下龒神聖之聽啟獨見之明距讒慝
之謗絶邪巧之言救可濟之民援没溺之命臣不意滯

怒不為春夏息淹恚不為順時怠布告遠邇求臣甚切張羅海隅罝罝萬里逐者窮人迹追者極車軌雖楚購伍貟漢求季布無以復過也自臣遇罰以来三蒙赦令無猒之罰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逾深有司咎臣轉力止則見掃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民殛死則為怨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有沈淪之憂巖牆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天而陛下不悟如臣元惡大憝足備刀鋸陛下當班之市朝坐之王庭使三

槐九棘平臣之罪無緣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也勇者不逃死智者不毀名豈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故假須臾之期不勝首丘之情欲犯主怒觸帝禁伏於兩觀之下陳寫痛毒之寃然後登金鑊入沸湯雖死而不恨悲夫久生亦復何聊賴願陛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天地寛厚之惠謹先死陳情臨章泣血上不省遂滅寇氏

袁宏曰寇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也

哉性命之致古人豈宵明之其可略言乎易稱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然則順之與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亡斯亦性命之極也夫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順之至也推誠則通易慮則塞信之極也故順之與信存乎一已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豈非性命之理致之由已者乎夫以六合之大萬物之衆一體之所棲宅猶秋毫之在馬背也其所資因小許處耳而賢者順之以通不肖者逆之以塞彼之所乘豈異塗轍哉致之在已故禍福無門

之殊應也夫松竹貞秀經寒暑而不衰榆柳虛橈盡一時而零落此草木之性修短之不同者也廉潔者必有貪濁之對剛毅者必遇彊勇之敵此人事之對感時之不同者也咸自取之豈有為之者哉萬物之為莫不皆然動之由已應之在彼猶影響形聲不可得而差者也故君子之人知動靜為否泰致之在已也繕性治心不敢違理知外物之来由内而至故得失吉凶不敢怨天夫然遇泰而不變其情遭否而不慍其心未嘗非已夫

何悲哉

二年三月甲午絶刺史二千石三年喪六月鮮甲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初為蜀郡太守威徳並行後轉護烏桓校尉會匈奴攻雲中殺略吏民膺親率步騎臨陣交戰斬首二千級羌寇遠退邊城安静後以公事免官天子賢劉陶之言而嘉膺之能遷度遼將軍先時踈勒龜兹數抄張掖酒泉雲中諸郡吏民苦之自膺在邊皆不復為害匈奴莎車烏孫

鮮卑諸國常不賓附者聞膺威名莫不畏服先時略取
民男女皆送還塞下遷河南尹司隷校尉膺風格秀整
高自標持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已任後進之士有升
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七月太尉黄瓊免太常胡廣為
太尉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梁皇后於是梁冀
專權其同已者榮顯違忤者劾死百僚側目莫不從命
省中咳唾之音冀必知之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
御内外恐懼上下鉗口而帝不得有所親任上既不平

之矣冀以私憾專殺議郎邴尊上益怒之於是亳貴人
見幸冀嫉其寵遣客夜盜其家欲剌貴人母母入宫求
哀因言冀之罪八月癸酉上問小黄門唐衡曰左右誰
與冀不相得者衡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
極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謝而得免徐璜
貝瑗常私忿梁氏放横口不敢言於是上呼超悺入室
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廹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風旨
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誠為國賊當誅日久臣

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上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於是令衡呼璜瑗五人遂於宅中定議上齧超臂出血以為盟超等曰陛下今計已定勿復更言恐為人所疑丁丑冀心疑超等使中黄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瑗勑吏收惲以自外来謀圖不軌於是帝幸前殿召公卿勒兵遣使者收冀大將軍印綬更封比景都鄉侯黄門令瑗將虎賁士千人與司隸共捕冀宗

親洛陽獄無少長皆誅之冀自殺追廢懿獻后為貴人初上既與中官成謀乃名尚書令尹勲使任其事上素惡冀倉卒恐不能辦勲臨事明斷甚有方略冀既誅上嘉其能坐冀所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吏賔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之一空唯光禄勲王躬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從禁中發使者交馳道路公卿失其度州府市朝閭里㕧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快冀財貨已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税之半

先時立名行高節之士多遭梁冀之害免身苟榮而已莫敢潔去就矣唯周協不屈其志而獨能自免於難故士以此服之也協字巨勝周舉之子玄虛養道以典墳自娛初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徵辟不就杜門不出十餘年及延嘉初乃開門延客遊談宴樂是秋梁冀誅而協亦病卒識者以為知命初冀之盛也尚書陳霸上疏言其罪請誅之上不省霸知為冀所害七日不食而死戊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以阿附梁冀減死一等壬午立

皇后亳氏實鄧后也后即鄧香之女香則禹之孫初后母宣起於微賤間香生后後適梁紀故后冒姓梁氏紀姊子孫壽冀之妻也進后入掖庭有寵立為皇后惡梁姓之同改為亳氏封宣為長安君追尊香為車騎將軍安陽侯宣子演封南頓侯位特進后復姓鄧氏徙宣為昆陽君演子康北陽侯賞賜巨萬封平梁冀之功也白馬令李雲上書移副三府曰故大將軍梁冀雖持權日久令得誅之猶名家臣殪而殺也而猥封謀臣萬戶高

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不事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日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諦乎上得雲奏大怒送雲黄門北寺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書願與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廷尉奏雲不遜欲獲抗直之名衆遠為邀訴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霸入奏上在濯龍池霸跪言曰雲野澤愚夫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上謂霸曰使帝欲不諦是何等語

而常侍欲原之邪顧小黄門吴伉可其奏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臣聞所言雖不識禁忌於上其意歸於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狷愚忠不顧誅族之禍者古今有之是以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二主非不忿此二臣以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將言陛下誅諫臣所以臣敢觸龍鱗也上不從雲衆死獄中蕃免歸田里

袁宏曰夫欲之則至仁心獨行人君之所易人臣之所

難也動而有悔希意循制人臣之所易人君之所難也古之君臣必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故上下恬然莫不雍睦逮於末世斯道不存君臣異心上下乖違各行所易不顧其所難難易之事交而諫爭之議生也夫諫之為用政之所難者也處諫之情不同故有三科焉推誠心言之於隱貴於誠入不求其功諫之上也率其所見形於言色面折廷爭退無後言諫之中也顯其所短明其不可彰君之失以為已名諫之下也夫不吝其過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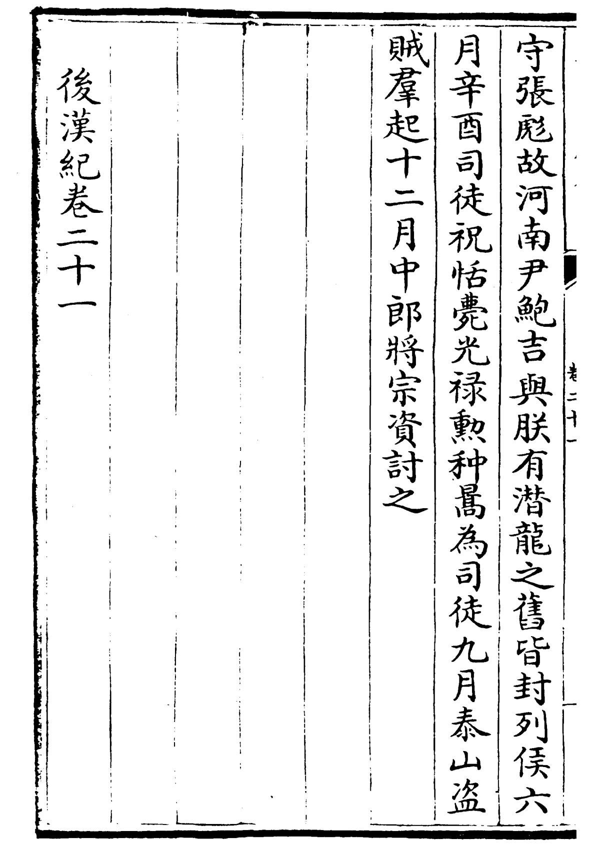
衆攻之明君之所易庸主之所難觸其所難暴而揚之中諫其猶致患而况下諫乎故諫之為道天下之難事死而為之忠臣之所易也古之王者辨方正位各有其事在朝者必諫在野者不言所以明職分别親疎也忠愛心至釋耒而言者王制所不禁也無因而去處言之地難故君子罕為也十月行幸長安祠章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為車騎將軍十二月西戎犯塞護羌校尉叚熲討之天竺國來獻故太尉黄瓊為太尉光禄大夫祝恬

為司徒詔曰太尉黄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謇加以典謀深奥有師傅之義連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其封瓊邟鄉侯瓊固讓不聽是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故瓊首為三公多奏州縣諸不法死徙者十餘人海内翕然副其耳目上委任之會單超等五侯擅權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朝上表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居高履貴則以德義為首臨危處難則以忠賢為助故能長守萬國保其

社稷而陛下即位以来諸梁秉政宦豎充朝富擬王公勢傾海内言之者輒族滅稱之者必顯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畏禍而括囊故太尉李固杜喬以直言干政遂見殘滅賢愚傷心故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以忠獲罪是使天下結舌以忠為諱也徐璜唐衡單超貝瑗等於梁冀之盛苟免相連及其當誅説以要賞陛下不復澄清善惡俱與忠臣尚書令尹勲等並時顯封使朱紫不别粉墨雜糅所謂銷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

方聞之莫不叩心傷陛下失賞於見誣虧爵於姦臣夫讒諛相與無高而不升阿黨相抑無深而不淪陛下年在方剛聖慮未衰願還既誤之封折后族之勢夫懷寶者須世抱璞者待時陛下誠能行臣所陳則懷寶抱璞之徒特將竭力致身以趨聖世臣身輕任重勤不補過敢以垂死之年陳不諱之言

三年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月羌寇張掖護羌校尉叚熲討之五月甲戌詔曰汝南太



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列侯六月辛酉司徒祝恬薨光禄勲种暠為司徒九月泰山盜賊羣起十二月中郎將宗資討之

後漢紀卷二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劉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七十七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二　　晉　袁宏　撰

孝桓皇帝紀下

四年春正月辛丑南宫嘉德殿火二月壬申武庫火夏四月甲寅河閒孝王開子愽為任城王五月有星孛於大辰丁夘源陵長壽門火六月羌寇金城安定漢陽武威殺吏民中郎將皇甫規討羌大破之先是涼州刺史郭宏漢陽太守趙喜安定太守孫俊皆不任職倚恃貴

戚有司不敢糾規悉條奏其罪羌人聞之翕然乃喜一時降者二十餘萬口徵拜議郎論功未畢常侍左悺私求於規規執正不許悺遂以餘寇不絶收規下獄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守闕訟規終不省規竟坐論會赦復徵為尚書頃之復為中郎將討梁益叛羌有功封喜城侯固讓不受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初識切梁氏謝病歸教授十餘年奐既誅旬月之間禮辟五至皆不就公車徵乃起為太山太守規好推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

少府李膺太守張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秋八月

闕内侯以張掖酒泉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曰臣聞善

人者天地之紀治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天誕俊乂為陛下出當輔明時左右大業者也處士豫

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頴川李曇德行

純備著於民聽宜登論道協亮天工終能翼宣威德增

光日月者也詔公車備禮徵皆辭疾不至穉字孺子豫

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衣不服非其力不食

恭儉義讓非禮不言所居服其德化道不拾遺陳蕃甞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稺為之起既謁而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舉有道起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者負笈徒步千里赴弔斗酒隻雞藉以白茅酹畢便退喪主不得知也初稺少時遊國學中江夏黄瓊教授於家故稺從之諮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稺絶不復交及瓊薨當葬稺乃往赴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天下名士四方遠近無

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来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偉候與相見酤酒市肉稚為飲食季偉請國家之事稚不答更問稼穡之家稚乃答之季偉還為諸君説之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稚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為人也清潔高廉饑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

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是時宦豎專政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誡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奉舊老訓導後進常與小弟季江俱行為盜所劫欲殺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以濟家弟季江復言曰兄年徳在前家之英俊何害之不如殺我

我頑闇生無益於物沒不損於數乞自受戮以代兄命二人各爭死於路盜戢及曰二君所謂義士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在席下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賊感之亦復不取肱以物已歷盜手因以付亭長委去舉有道方正皆不就袁閎字夏甫太傅安之玄孫自安至閎四世三公貴傾天下閎玄靜履貞不慕榮官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父為彭城太守喪官閎兄弟五人常步行隨柩車號泣晝夜從叔逢隗並為公輔前後贈

遺一無所受二公忿之至於州府辟召州郡禮命皆不就韋著字休明京兆杜陵人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李曇字子雲潁川陽翟人少喪父事繼母繼母酷烈曇奉逾謹率妻子執勤苦不以為怨曇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母鄉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為法度徵聘不應唯以奉親為歡夏四月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火武陽蠻夷反車騎將軍馮緄討之緄上書曰夫勢得容姦伯夷可疑不得容姦盜跖

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謗書一篋顧請

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曰臣聞出郊之事

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不當荷任

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頼見信之主以

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緄設虛端以自

阻衛為臣不忠帝寢其奏穆又上書言漢故事中常侍

或用士人建武已来乃悉用宦者延平已來寖益貴盛

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天

下寵逼人主子弟親戚並荷職任放濫驕逸莫能禁禦無行之徒媚求官爵恃勢驕寵漁食百姓臣以為可皆遣罷率由舊章博選天下清純之士達國體者以補其虛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禹之臣矣上不從穆後復見口陳奏上不悅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於是宦者更共稱詔以詰讓穆憤激發疽而卒公卿以穆立節忠清守死善道宜蒙旌寵以勸忠勤乃追贈益州刺史穆字公叔南陽宛人初為兾州刺史始濟河長吏

解印去者四十餘人中常侍趙忠喪父殮為璵璠玉匣穆下郡考正乃至發墓視屍其家稱寃自訴穆坐徵詣廷尉髡輸左校後得原歸家頃之朝臣多為穆怨由是徵命議郎尚書十一月武陵蠻夷降

六年春正月戊午司徒种暠薨大鴻臚許栩為司徒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父早亡有財三千萬暠皆以賑鄉里貧者當時豪貴莫不遂識知之年四十四縣始名為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生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河

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書命不宜相違欲以五副之
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託子孫汝助我
索之諶答曰知臣莫若君君為二千石當清察郡中詢
於賢良諶安得知之歆曰郡中所送固凡庸耳欲因汝
之明求人之所不知而有奇者耳明日諶東出送客駐
車太陽郭裏見暠還語歆曰為君得孝廉矣問為山澤
答曰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隱滯之夫乃洛陽吏
耶答曰夫異士不居山谷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

處人間而有異而人不知已獨知之乃奇耳若不相信可召而與之言歆便於府召見於庭中詰問職事長吏所施行畧髙分别具對皆有條理乃署主簿功曹舉孝廉由是知名二月戊戌大赦天下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大火秋七月甲午平陵園寢火十月上廣城校獵光禄勲陳蕃上書諫曰臣聞人主有事於苑囿唯西郊順時講武以殺禽助祭盡孝敬之道也違是則為逸遊肆樂情意故臯陶誡舜曰無敢遊逸周公誡成王曰無盤遊

于田虞舜成王猶有此誡況德不及二主者哉當今兵戎未戢是陛下焦心坐而待旦之時也而不以是乃揚旌旗之耀騁輿馬之觀非聖賢卹民之意者也上不納

七年春二月太尉黄瓊薨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清貞守正進止必以禮居宰相位廉平公正數納讜言為朝廷所重上亦愍惜焉贈車騎將軍邟鄉侯印綬謚曰昭侯有孫曰琬三月癸亥殞石於右扶風太常楊秉為太尉是時中常侍侯覽貝瑗驕縱最盛選舉不實政以賄

成秉奏覽等佞諂便僻竊國權柄召樹姦黨賊害忠良請免官理罪奏入尚書詰秉曰夫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内今越左右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便對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失禮申屠嘉召而責讓文帝從而請之漢故事三公鼎司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上不得已乃免覽官瑗削國事於是奏免刺史郡守已下六十餘人皆民之蠹也夏四月乙丑封皇后弟鄧庚為育陽侯秋九月武陵蠻夷叛寇掠數郡荆州刺

史度尚討之將戰尚召治中别駕曰今後無轉輸前有
强敵吏士捷獲已多緩之則不肯力戰急之則事情切
迫潛有逃竄令與諸君俱處虎口勝則功成敗則無餘
為之柰何諸從事者莫知所出尚宣言曰今兵寡少未
可進當復湏諸郡兵至且各休息聽其射獵軍中喜踊
大小皆出尚密呼所親燔其積聚獵者還莫不涕泣尚
使人慰勞曰蠻人多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
亡何足介意其明旦秣馬蓐食徑赴城屯賊見尚晏然

不圖其吏士憤激遂克殄之封尚右鄉侯除一子為郎
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初為上虞長糾擿姦伏縣中
謂之神明擢門下書佐朱俊謂之斡世之才俊後顯名
終如尚言縣有孝女曹娥年十四父盱溺於江不得尸
娥號慕不已遂赴江而死前後長吏莫有紀者尚至官
改葬娥樹碑表墓以彰孝行縣民故洛陽市長淳于翼
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往侯之
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曰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

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皆類此也
冬十月行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於陵廟戊辰行幸於
雲夢臨水祠湖陽新野公主張敬侯魯哀公廟是時渤
海王悝驕慢僭侈不奉法度見上無子陰有嗣漢之望
北軍中侯史弼上疏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之雖隆
必示之以威禮寵之雖貴必示之以法度如是則和親
之道興骨肉之情固昔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
孝王二弟階寵卒用悖慢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衣盎之

變竊聞渤海王悝恃至親之屬藉偏私之愛有僭慢之心頗不用制度外聚輕薄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有口無行必有羊勝伍被之類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寛仁隆於友于之義不忍遏絶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議於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主無傷親之譏渤海長有享國之祚不然懼

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道矣上以至親不問其事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歷職忠謇無所傾撓自尚書為平原太守詔書下諸郡察黨人時所在怖懼皆有所舉多至數千人弼獨上言無黨人從事主者坐問責曰詔書憎嫉黨人懇極至諸郡皆有平原何獨無弼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為九壤物土不同風俗亦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趨諸詔書誣陷良善平原之人皆為黨乎從事大怒奏弼罪以贖免遷河東太守弼初至郡

勑門下有請一無所通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求假鹽稅及有所屬門長不為通生詐稱自言者以見弼弼怒收付獄即日考殺之覽後以誣弼謗誹朝政徵詣廷尉論棄市平原吏民走詣闕訟弼得減死一等刑竟歸田里後數為公卿所薦拜彭城相為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豪右斂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八年春正月使中常侍左悺之苦祠老子上始好神仙之事勃海王悝謀反徙為定陶王丙申晦日有蝕之詔

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河南劉淑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此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則陰陽風雨時萬物得所

矣癸未廢皇后鄧氏后驕忌嘗與上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由是故以廢憂死親屬皆免歸本郡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丁巳壞諸淫祀壬戌河水清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字叔節少傳父業隱居教授三十餘年乃應司空之命稍遷刺史二千石所歷皆有政迹雖三公之子經歷州郡常布衣蔬食老而不改在公卿位朝廷每有得失便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秉不飲酒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明稱嘗曰我有

三不惑財酒色有子曰賜亦顯名儒行六月匈奴寇邊

郎將度尚擊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丙寅大中大夫

陳蕃為太尉蕃讓曰不僭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常

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文武兼資折衝

萬里臣不如弛刑司隸李膺上不許蕃又上書曰臣聞

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為政令今寇賊在外四

肢之疾耳臣寢寐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下內政未治

忠言日疎前梁冀五侯弄權天啟陛下收而戮之當時

天下號為小清其前監未遠旋起覆車之軌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割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斥退佞邪如此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從陛下踐祚已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文帝遣詣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所不統但今左右驕忩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蕃今擢自閭閻特為陛下日月所照奈何受恩如臣而當避難苟生不敢正言陛下雖猒臣毒言人主有

自勉強奏書上不悅愈以疾蕃辛巳立皇后竇氏初憲之誅家屬廢為庶民武字游平少有學行常閑居大澤不交世務諸生自遠方來授業百餘人名聞關西武生五男二女長男紹次機次悋長女妙即后也上以武三輔大族武有威名后入掖庭逾月立為皇后武甚不樂輿疾至京師拜武為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紹為虎賁中郎將武乃稱疾篤固辭爵位勃海盜賊蓋登自稱太上皇帝伏誅十二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祀老子

九年春正月沛國盜賊戴異自稱上皇帝伏誅辛酉太常胡廣為司徒三月辛巳京師夜有火光轉相驚譟夏四月庚午河水清平原人襄揩詣闕上書曰臣聞天不言者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往年五月熒惑入紫微犯帝座其閏月太白犯房心於占天子凶三月洛陽城中夜無故云火光人聲正諠於占皆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春夏已來皆有繁霜皆用刑酷急不當罪使之然也自陛下即位已來誅寇氏孫氏鄧氏其從坐者非一李雲之

死天下知其寃也自漢興已來未有諫主被誅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能以一妻享十子之祚今陛下宫女千人不如文王之一妻者明刑重而無德也臣聞布穀聞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必忠臣雖極賤思効愚誠願賜清閑極盡所言上即詔尚書召問指曰臣聞古者本無官臣孝武末春秋高數遊後宫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孝順帝時遂益昌熾也按天市内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

當侍不得預內今乃處古常伯之位決謀於中傾動內外恐非天意也天子以指章及對下有司尚書奏自古有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今指不陳損益而務析言破律違背經義僞託神靈於是論指司寇戊寅特進竇武為大將軍武移病洛陽都亭固讓至於數十詔公車勿復通章武惶恐不得已就職在公肅而不猛其所交友若陳仲舉李元禮等皆為之論議而訪政事焉妻

子惡衣食車馬苟全而已卑身正已率宗族内外僮僕莫敢違法者六月庚午祀老子濯龍中用夜郊而樂鮮卑烏孫寇邊匈奴中郎將張奐擊降之自是宦者專權在位子弟親屬及苟進之士連結依附以取榮寵乘勢肆意陵暴天下於是善人君子懼人倫虧廢發憤忘難初陽翟令張輿黄門張讓弟也多殺無辜贓餘千金李膺初為河南尹收輿考殺之尚書詰膺曰尹視事無幾而多殺伐乎膺對曰昔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

於兩觀之下今臣列官已積二旬私懼稽留為愆反獲速疾之譏覆受之愬以黷聖聽自知罪死期不旋踵然臣愚計乞留五月尅殄元惡然後退就湯鑊始生之願也上不省論輸左校頃之起家為司隸校尉振綱直繩多所摧戮河東太守單安河内太守徐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弟也憑寵干紀潰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為司隸校尉奏安盛曰此等皆宮豎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剖符三河不能思展命力以答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

噬百姓之命罪深釁重人鬼同疾臣銜命操斤翦其兇醜輒考核贓罪事皆伏上詔安戚廷尉治罪汝南人范滂字孟博郡召為功曹即褰衣就車急痛於時也進善退惡風教肅然郎中不便者咸共疾之所舉者謂之朋黨後為太尉黄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受詔與州百姓聞滂名其有贓汙未發者皆解印綬去滂舉剌史二千石二十餘人罪惡者皆權豪之黨也尚書詰滂曰所舉無乃猥多恐有寃疑其更詳核勿拘於前

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饕餮姦罪豈以汙臣簡札臣以
會日促迫故先舉所聞其未審者方當參實以除凶類
臣聞農勤於除草故穀稼豐茂忠臣務在除姦故令德
道長滂覩時方艱難知其志不行乃投劾而去於是人
恥懼懐謀害正矣山陽人張儉字元節以正直知州舉
秀才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太守翟超臨郡請為東部
督郵儉觧巾應之儉舉劾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民田
三百餘頃第舍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殿馳道周

旋類於宫省豫作壽塚石椁雙闕高十餘丈以准陵廟破人家居發掘塚墓及虜掠良人妻婦女皆應没入僉比上書為覽所遮截卒不得上僉行步至平陵逢覽母乘軒道從盈衢僉官屬呵不避路僉按劔怒曰何等女子干督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賔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井堙木刊雞犬器物悉無餘類覽素佞行稱寃於上曰母及親屬無罪横為僉所殘害皆大將軍竇武前太尉范滂所諷上以

儉郡吏不先請奏擅殺無辜徵付廷尉詔收儉儉乃亡命逃竄吏捕之急儉與魯國孔褒有舊後事發覺儉走至東萊李篤家督郵毛欽操兵至篤家引欽就席曰明廷何為枉焉自屈欽曰張儉負罪入君家是以來耳篤曰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欽因起撫篤背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為仁義奈何獨專美邪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送入漁陽出塞

得免其所經歷子然之徒皆伏誅僉親屬内外並皆滅盡於是佞幸内憾媚上思報矣初河内張成道術士也知當大赦使女殺人李膺之為司隸收成殺之是秋覽等教成弟子牢順上書曰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頴川杜密南陽岑晊等相與結為黨誹謗朝廷迫脅公卿自相薦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譏九月詔收膺等三百餘人其逋逃不獲者懸千金以購之使者相望於道其所連及死者不可勝數而

黨人之議始於此矣上使中常侍王甫治黨事太尉陳
蕃曰所考者皆憂國患時當官不撓是何罪而乃爾邪
不肯署名上不從遂皆下獄獄吏曰諸人入獄者當祭
皐陶酒范滂曰皐陶古之直臣如滂無罪當理滂於天
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聞之皆不祭膺等皆三木囊
頭伏於階下王甫次在後因越前對問曰合黨連羣必
有盟誓其所圖謀皆何等邪悉以情對滂曰竊聞仲尼
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欲使善善齊其清惡

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反以為黨王甫曰卿輩皆相梜舉迭為脣齒其不合則見排擯非黨而何滂乃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乃陷大戮死之日願賜一畚簿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於皇天下不愧於伯夷叔齊甫為之改容即解桎梏去囊頭尚書霍諝以為黨事無驗表諫赦之皆歸田里滂發京師道路迎者數千人滂謂友人殷仲子黄子敬曰令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逃歸鄉里馬陳留人夏馥字子治貧樂

道而不求當世郡内多豪族奢而薄德未嘗過門躬耕澤畔以經書自娱由是為豪勢所非而馥志業逾固為海内所稱諸府交辟天子玄纁徵皆不就嘗奔喪經洛陽歷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遊帝王之庭徑去不復顧公卿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黨事之興馥名在捕中馥乃髡髭髮易姓名匿迹遠竄為人傭賃馥弟静駕車馬載絹餉之於湼陽縣客舍見馥顔色毁悴不能復識也聞其聲乃覺之起向之拜馥避之不

與言夜至詗所呼靜語曰吾疾惡邪佞不交通以此獲罪所以不耻饑寒者求全身也柰何載禍相餉也明旦各遂别去以獲免於是衷閟築室於庭日於室中東向拜母去前後門户及母喪亦不制服位如此十五年卒以壽終是時太學生三萬餘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為高論上議執政下譏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為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模楷

李元禮公卿以下皆畏莫不側席又為三君八俊八顧八及之目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陳蕃為三君之冠王暢李膺為八俊之首海内諸為名節志義者皆附其風膺等雖免廢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時雖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爭禮命之申屠蟠嘗遊太學退而告人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王爭為擁彗先驅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居三年而滂及難

袁宏曰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於事動性之用也故動用萬方參差百品莫不順乎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為道者清淨無為少思少欲沖其心而守之雖爵以萬乘養以天下不榮也為德者言而不華默而有信推誠而行之不愧於鬼神而況於天下乎為仁者博施兼愛崇善濟物得其志而中心傾之然忘已以為千載一時也為義者潔軌迹崇名教遇其節而明之雖殺身糜軀猶未悔也故因其所弘則謂之風節其所託則謂之流自

風而觀則同異之趣可得而見以流而尋則好惡之心於是乎區別是以古先哲王必節順羣風而導物為流之途而各使自盡其業故能班叙萬物之才以成務經綸王略直道而行者也中古陵遲斯道替矣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下之人不能博通為善必以合時為貴故一方通而羣方塞矣夫好惡通塞萬物之情也背異傾同世俗之心也中智且猶不免而況常人乎故欲進之士斐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以徇一

時之好故所去不必同而不敢綦則風俗遷矣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絶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戰國縱横强弱相陵臣主側席憂在危亡皆曠日持久以延名業之士而折節吐誠以拯救溺之賔故有開一説而饗執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遊説之風盛矣高祖之興草創大倫解赭衣而為將相舍介胄而居廟堂皆風雲豪傑屈起壯夫非有師友淵深可得而觀徒以

氣勇武功彰於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逮乎元成明章之間尊師稽古賓禮儒術故人重其學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辯而守文之風盛矣自兹以降主失其權閹豎當朝佞邪在位忠義之士發憤忘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矣夫排憂患釋疑慮論形勢測虛實則遊說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猶尚譎詐明去就間君臣疎骨肉使天下之人專俟利害獘亦大矣輕貨財重信義憂人之急濟人之𡻕則任俠之風有益

於時矣然豎私恵要名譽感意氣儺睚眦使天下之人輕犯叙之權弊亦大矣執誠說修規矩責名實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立同異結朋黨信偏學誣道理使天下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矣崇君親黨忠賢潔名行厲風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定臧否窮是非觸萬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弊亦大矣古之為政必置三公以論道德樹六卿以議庶事百司箴規諷諫閭閻講肄以修明業於是觀行於鄉

閭察議於親隣舉禮於朝廷考績於所蒞使言足以宣彼我而不至於辯也義足以通物心而不至於為佞也學足以通古今而不至於為文也直足以明正順而不至於為狂也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先王之教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之謂矣苟失斯道庶人干政權移於下物競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至乃夏馥毀形以免死袁閎滅禮以自全豈不哀哉時諸黄門無功而侯者大將軍竇

武上表曰陛下即位以來梁孫鄧亳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熱罪深或誅滅相續以常侍黄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謗讟争入如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姦萌因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寃感皇天痛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催固等既殁宦黨受封快兇慝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謡言之作正為於此陛下違漢舊典謂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令朝廷日衰

姦臣專政臣恐有胡亥之難在於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臣實懷愚不憚瞽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薦肉狐鼠猶生之年雖尊官厚禄不以易之也謹冐死陳得失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東骸侯誅武數進忠言辭旨懇惻李膺等被赦由武申救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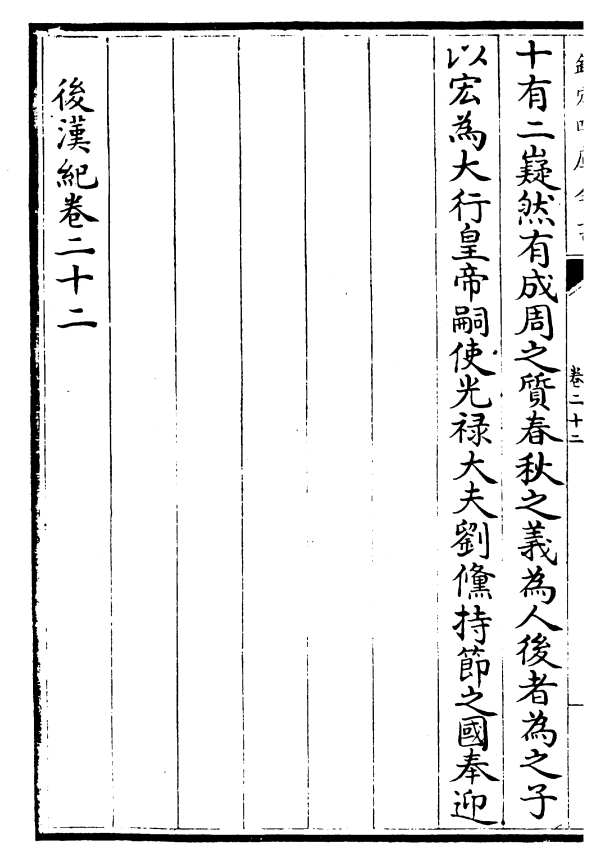
元康元年春正月西羌寇三輔夫餘夷王寇玄菟夏四月中郎将張奐以南單于東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為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同

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廷攝部落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六月甲寅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頴川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經選吏能舉孝廉蓋以孝為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終三年喪恐非所以為孝道而稱火德也頃者脩嗣數乏之本枝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孝文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謂夷惠濳俗適身而已

不可貫之萬世後為嗣德者也雖古今損益未能諒陰可存其禮以示天下又公卿二千石皆輔主宣化政之本也而使不赴父母之喪人義替矣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使不為民或為之是以加罰假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向其化也又何誅焉假使大臣皆不行三年之喪何以責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可如舊禮以美風俗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故夫婦之始王

教之端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婦道於虞氏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侯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失陽唱之義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令誠改尚主之制稱尊卑之性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是以萬物各得其叙矣書奏輿即棄去之庚子大赦天下秋八月黄龍見巴郡初民就池浴相戲曰此中有黄龍因流行民間太守上

言時史以書帝紀是時政治衰缺所居多言瑞應皆此類也本志曰瑞興非時則為妖孽為言雖虛此為龍孽也冬十月壬戌南宮平城内屋壞十二月丁丑帝崩於德陽殿初河間孝王生解瀆亭侯淑淑生萇萇生宏帝崩無嗣大將軍竇武召御史劉儵儵盛稱宏於武武與太后定策禁中太后詔曰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獲胤嗣之祚早棄萬國朕憂心摧傷追覽前代法王后無適即擇賢六親考德叙才莫若解瀆亭侯宏年



十有二歲然有成周之質春秋之義為人後者為之子

以宏為大行皇帝嗣使光禄大夫劉儵持節之國奉迎

後漢紀卷二十二